

家！

沈爲人

[illegible]

團體之欲充救濟難民之實款（除救護用途外）悉數供移民之用。除全

[illegible]

隆震彭

(二)出征前

野戰演習區和平休息的當兒，艾長生和傅雲的說，「上邊爭氣已經開始了，我們今晚夜裏日軍發生衝突了！」這時我們在座的，每個人精神都緊張到百分；很興奮的說：「我們的軍機會到了，一個深沉的夜裏，我們向上海出

國防海岸線的故鄉

整塊兒的長方形的地方，被蓋在羣山的夾縫里，只有東北面靠着海岸線，海風四季吹刮着，帶來了適宜的海風。如今呵！却吹過來黃龍的龍捲浪濤的侵略我們的煙火。

秋穩了，田野里掀起了蕎麥的網浪，瓦蓋的矮房也好像稻一樣的，爲了避免海風的侵襲，停泊在每個山麓的稍凹處，稀稀疏疏就散不到三百戶人家。

一座古廟很孤零地匍伏在田野的中間，多年沒有粉飾了。門窗兩旁的板壁上貼滿了鄰近市鎮商店的廣告，以及縣政府的佈告。新的貼上去便蓋了舊的佈告。有人清理一下，只等太陽光和海風便慢兒來收拾。只有一次是例外的，一九二七年曾掛上了一個民協會的牌子，後來被社會黨的暴風吹去了。至今我爲了幾個美術生的薪俸，貼在上面，便是：「××縣抗敵後援會」××鄉辦事處。」

徐多廸

三天前這里新拆開了熱鬧過一番。長官召集各保甲長，紳士，智士開一次抗敵後援會成立大會。那天，出席的三千五百個人，大多數是赤閑的，十零個草鞋，穿布鞋的偶然有幾個體面粗壯的短衫褲，肩頭背背一個個圓的和角也熱心參加在一個個圓的。幾個月長的，皇帝時代帶子，是頭頂，盤成是頭帶帶子，盤上，頂上一頂旱烟筒。戴帽的

期九卅第

十月八日開獎
頭獎計五萬元

問題

[illegible]

112

自從東三省淪陷以後，沒有看到張學良的消息，新報的新聞記者，今年元旦，特地乘機驅赴平津去，各處落腳，便是天津的新聞社，也都寄到一張。

然在我，是甚遺憾的。因為新聞記者雖然得不到，不過這大體總想得出，不通過張學良，在無敵的日友邦的軍，卻功歸德而己，最近竟意外地得到了這一東。

這裏面所謂「新京」，奉天出版的「大同報」，「盛京報」，和用着舊名，在北平出版的「北平晨報」，紙數雖不到十張，卻證實了我的估計沒有錯誤。

「大同報」的正張，充滿了關於北伐戰爭的惡毒描繪，假造「無敵電訊」，替日友的軍，日友之佐，在播着：「國人要抄選張學良軍赤足以形容。

副刊刊載文藝作品。

阿英



賺一個

他們的從戰場帶回來的，光榮的創傷卻使他們不
得不又躺下去。吳新和
安慰靜在每一個傷兵的
臉上。

當我們在分發廢勞品
毛巾，襪子，牙粉

一陣慘痛的叫聲，那是
一個年輕的兵士正在受
着創口換藥的痛苦，他
用一條手巾蓋在額上，
竭力忍耐着不使自己已呻
吟。

他傷在我的鮮血和紅
藥水流在一起，沾滿了
滿脚背，在一股最濃烈的
地方是一個深深的洞，
醫生幾乎要穿過指把黑
色的棉花擠進去。這使
他痛得顫抖，而懷性的手緊
握着他的腕，手裏

緊緊地握住牀沿，又忍不
住喊起痛來。
我想把慰勞品分發後
去跟他們談談話，就故
意問一個傷兵的：

「你傷了，想不想快
好？」

「很什麼！他快快地
回答（沒得待我，塊一
天陰一百年似的難過，
還有打仗，這種痛苦，死
活都高興。受傷，算不
了一回事。」

他的輕薄的皮膚中間
出他的年輕勇敢和誠實
他還着一條薄薄棉的
被，靠那枕木坐着，還
可以看得見緊緊地裹住
他的肩膀的繃帶。額上
還有幾點汗珠。額上
有個在他眼睛邊遮着
到把嘴，嘴附近的地
方打個小睡在近郊溝

有時也有有力的人咳嗽，更
有那些把痰盂靠近他的嘴
吐出來，讓他們很方便的就
吐出來。

「我不怕呢！」我很壯
健地開門才說話的這個
傷兵，索性在他的牀沿
上坐下來。

「東洋兵總會害怕呢
只聽得拚命的只會衝面
殺啊，掛了彩不算什麼
受了些小傷，還是受
了我們都像傷病一樣
我打死你一個鬼子，
我打死，跟你低首，我
打死你二個，我死了，
還讓一個，打死你三個
還讓二個，我是個個
機關手，一手不知殺死
了多少鬼子，賺得的算
清楚，早就是個英雄，
現在的受了些傷，這是
便宜的呢！他總感到

「東洋兵真是膿包，
他們好像不敢打仗似
的，四個人死了二個，另
外兩個被滾動的逃跑，
連槍都丟掉啦，咱們中國
兵，就是四百個中只剩
下一個，這一個也要拼
命的拚一拚，有老百姓
看見我們的後盾，還有什
麼好怕的，要是像膿包
一樣的怕死，別說上海
已經完蛋，恐怕連南京
都丟了呢！」

他說得太興奮了，使
我們阻止妨礙他的健康
，所以勸止他。
「你累了嗎？歇一歇
吧，你再來看我。」

「不！我不願意再見
你們，我不耐煩等我的
傷口好，馬上要到前
線去。」

路中約車輛，兩邊的鐵
軌上他們出來了，越覺
藥物，甚至連空氣都要變
完全了自己也在和來時
不同的神情中和，我
「順德和我們同件兒」
「保護和我們的國土
和民族的生存，抗戰，人
們現在唱着歌做這些
輕便的情事，比較
起來，我們真不應該
了。」

介紹

姚惠芳，長中西文字格
式，通曉廣東上海各埠
路金椅里單四號，電話
三九五四號。
華培琨，長進貨，送
地盤頭，專修三八號
郭錦標，曾在秋林務
所計帳課，曾在秋林務
所計帳課，曾在秋林務
所計帳課，曾在秋林務
所計帳課，曾在秋林務

上位崗在

是暴徒，
沒有絲毫猶豫。
用解剖敵人卑劣無恥的——
我們的筆鋒，
戳穿敵人內心的
鬼魂；
用民族固有的文字，
一粒一粒
向那奴顏領土的暴徒
襲擊！
我們的歌，
配合前線的砲彈，
對準日本法西斯的黨徒們
連珠地，
射擊！
射擊！
還有什麼猶豫？！
敵人的貪心
六年來沒有止息！
我們怕的什麼？！
我們有幾千年留下來
磨煉的武器！
用飛機無目的地轟炸博討，
向世界告訴
有中國老百姓成千成萬的死
去；要將敵人槍斃，奇怪的獸行……
要將那些戰爭中的砲維者
破敵用手刀發售，
用槍博討，
告訴世界——
中國人一聲聲被殺戮，
一聲聲被置之死地；
要將這海盜式的沿海的騷擾
使國人不得安寧……
要將這匪徒的行爲
將天津的古物，珍藏……
一列車，一列車，
搬到東京——
要將浦江上敵艦高插中國旗——
這些新武士道的精神……
這一切，總之，這一切
卑劣殘忍的暴行
我們要向世界，
向全人類，
張揚出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的聲音可以震——嘶啞；
可是我們的筆
要不斷地蘸上
戰士的血，
我們自己的血，
寫出中華民族的勝利！
戰士用槍在前線爭取生存！
我們的歌更向世界傳播正義！
我們是走南抗戰的尖兵！
我們是走南的警衛！
驅出心裏的歌！
這歌聲
將配合前線的炮火，
向那掠我們的暴徒
不斷地射擊！
射擊！
民族的壁壘
鉄一般的堅牢！
在這戰線上，
蔣四萬五千萬人
磨擦着血的大手，
將強盜趕出境去！
趕出中國的境去！

10

立破經手捐貳元，吳清太先生一元，徐培影先生一元，王敬夫先生一元，倪太元先生一元，何太太一元，以上共捐洋一百二十五元五角五分正。(完)

在

崗 位

用解剖敵人卑劣無恥的——我們的筆鋒，
戳穿敵人心內的醜惡；
用民族國有的文字，
一粒一粒地，
向那奴拉領土的暴徒
告訴世界！

要將那些戰爭中的殉難者
破敵人的刀鋒傷，
用槍彈射，
有中國老百姓成千成萬的死
去；要將敵人描寫，空淫的獸行——
我們的筆鋒，
不顧地隔上
戰士的血，
寫出中華民族的勝利！
高呼中華民族的勝利！
戰士用槍在前線爭取生存！
我們的歌要向世界傳播正義！

柳 還有什麼猶豫？
敵人的貪心
六年來沒有止息！
我們怕什麼？
我們有幾千年留下來
的經驗！

柳 一列車，一列車，
搬到東京！
要將浦江中敵艦高插中國旗——
這些新武士道精神的中樞——
這一切，總之，這一切
半劣強盜的暴行
我們要向世界，
民衆的醒覺
鐵一般的堅牢！
在這幾萬上萬萬人
被壓着血的大手，
不斷地射擊！

柳 射擊！

打死

[illegible]

創口換
一條手

「打，我們都像鬼賭博一樣，我打死你一個，你打死我一個，」他說道太興奮了，使我們阻止妨礙他的健康。他死了一個，我活了三個，還剩二個，打死你三個的，你們呢？歇一歇，再來看。」

「下，天下最難看的是，」

姚惠芳，長中西文排字，通信處上海海白書路三九五號。

華振龍，長運貨，送貨領銀，附郵票三張作地舖，附郵票三張作地舖。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十元，李

在
在崗位上
相緊我們的武器——
驅出心窩的歡，
是暴怒，
沒有絲毫憐憫。
敵人的卑劣，無恥，狠毒出矣！
要將敵人
用第五期專殺中國民衆，
用飛機轟炸的地點作射擊，
向世界告白的地處作射擊，
我們的家就是我們的武器！
全民族的目標，
是民族的目標，
日本帝國主義！」

位

上

向那劫掠領土的暴徒
襲擊！
我們的歌，
要配合前線的砲彈，
對準日本法西斯的黨徒們
連珠地，
射擊！

告訴世界！
中國人一聲驚天被殺聲，
要將這海盜式的沿海的騷擾
使國人不得安寧的騷擾
要將這匪徒的行爲
將平津的古物，珍藏！

戰士用鮮血在戰場爭生俘！
我們的戰歌向世界伸張正義！
我們是全面抗戰的尖兵！
我們是危亡中的警覺！
響出心聲的歌！
這首歌！
將配合前線的炮火，
向劫掠我們的暴徒，

倩

死二個我還賺一個

我們要將

我們有幾千年留下來的
磨練的武器！

我們要將

我們向全世界，
向全人類，
張揚出去！
張揚出去！

被壓着血的大手，
奮強地邁出境外去！
趕出中國人的魔掌去！

一九三七、八、二九日夜半。

兵也很快地來了。
日寇正想問問他些什
麼，

「不，再見吧。」
「那來，」

上。慰浮在

[illegible]

脚背，
力是一

[illegible]